

牡丹绮情

〔美〕 邝丽莎 著

李乃清 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T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〔美〕 邝丽莎 著 李乃清 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牡丹绮情 / (美) 邝丽莎著; 李乃清译. —南昌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9
ISBN 978-7-5500-1519-7

I. ①牡… II. ①邝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6473 号

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 14-2015-0213

PEONY IN LOVE by Lisa See

Copyright © 2008 by Lisa See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

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,
Inc. in association with Bardó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牡丹绮情

[美] 邝丽莎 著 李乃清 译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游灵通
特约策划	潘丽萍
封面设计	汪佳诗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90mm × 1240mm 1/32
印 张	9.25
版 次	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18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519-7
定 价	3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5-37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作者自序

明朝亡于公元 1644 年，满人统领的大清王朝继而崛起。明末清初三十年间，整个中国处于动乱时期。身处乱世，有些女人被迫与家人离散，有些女人则主动选择出走。这段时期，数千位文学女性的诗文付梓，那些恢春少女的著作则颇为风行，其中有二十多部作品得以流传至今。

我依照传统中国年代纪元呈现故事发生时日。清帝康熙于 1662 年至 1722 年在位。汤显祖的戏曲《牡丹亭》创作后于 1598 年出版。陈同（这本小说中化名牡丹）生于 1649 年，谈则生于 1656 年，钱宜生于 1671 年。1694 年，她们合著的《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》出版，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女性批评文学著作。

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梦中之情，何必非真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！必因荐枕而成亲，待挂冠而为密者，皆形骸之论也。

——《牡丹亭》题辞

汤显祖 万历戊戌秋（公元 1598 年）

目 录

一、肃苑

御 风	3
漆 笼	18
欲 念	33
春 悵	40
浊 履	52
闭扉，启心	69
玉 殒	82

二、飘游

离 魂	103
望乡台	119
屠 城	132
花 轿	146
云 雨	160
中 元	169
心 梦	179

贤 妻 188

疗妒羹 196

血 湖 204

三、梅下

放 逐 211

母 爱 219

女 命 235

心 珠 246

云 厅 264

东 风 279

烁 芒 287

一、肃苑

御 风

再过两天，便是我十六岁生日。清晨醒得挺早，丫环柳儿还在我床脚下酣眠。我本该斥骂她两句，可我没有，我只想在自己的兴奋劲儿中多耽溺一会儿。今晚，我将看到全本《牡丹亭》在我家后花园上演。我痴迷于此剧，在它的十三种不同版本中我竟搜集到了十一种。平日里，我总爱躺床上慵懒地翻阅，沉迷于杜丽娘与她的梦中情人历尽曲折、终成眷属的情缘中。按理说，这戏是禁止闺中女子观看的，但自今晚始，一连三个晚上，我将目睹整出戏演到七夕直达高潮。七夕是牛郎织女相聚的情人节，也正巧是我的生日。爹爹邀请了几户人家一起过节，安排了庆典和盛宴，真令人期盼！

柳儿坐起身，揉了揉眼睛，见我在看她，慌忙从地上爬起，向我请安。因我心中惦着那庆典，柳儿伺候薰衣沐浴、套上丝袍、梳理发髻时，我格外挑剔，我要让自己看起来完美无瑕，我要我的举止动静都无可挑剔。

二八少女都知道自己有多美，凝睇着镜中人，我更确信无疑。我的发丝乌黑闪亮，柔顺如缎，柳儿给我梳头时，我可以感到梳子从头顶沿着脊背一直顺溜下滑；我的眼俏如竹叶；眉毛犹如书家的精致笔触；脸颊上有一抹淡淡的红晕，一如牡丹花瓣。我的父母总称我人如其名，因我的名儿就叫牡丹。我这妙龄少女，也正尽力让自己的外貌与名字相符。我的唇丰润柔嫩，蛮腰纤细，胸已发育完全，期待着夫婿的轻抚。我并不矫情：我只是个花季少女，我知道自己长得美，但也深知花红易衰、年华如逝水的道理。

父母视我如掌上明珠，让我接受精良的教育。我生活在锦衣玉食

中，侍弄花草，对镜梳妆，在家宴上浅吟低唱。我是如此被宠爱，以至于连我的贴身丫环都一律裹小脚。小时候，我一直以为大家七夕举办的宴会纯是为我庆生，从来没人指正过我的误解，皆因家中集三千宠爱于一身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吐出——真是何等惬意！这将是我出嫁前在家里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，我该好好享受每一刻。

离开闺房，我走进祠堂，向祖母的牌位上香。因早上在打扮上花时太多，我匆匆祭拜了事，急急赶往饭厅。我不想早膳迟到，但小脚莲步让我走不快，幸好我瞥见父母尚在角亭中向园内闲眺，我放慢了步子，娘那么悠闲，我急啥呢？

“大家闺秀不该抛头露面。”我听见娘这样说，“我甚至担心几个表姐妹，你知道，我从来不赞成女人家外出。这次为了这出戏竟还让外人进到内院……”她声音渐悄。我本该匆匆赶往餐厅，但事关今晚之戏，我不禁停步，闪身躲入一株紫藤后面。

“不会有抛头露面的事发生，”爹说，“女人不会坐到男人席间去，你们全藏在屏风后面。”

“可是外人进来，他们可能看见我们露在屏风下的鞋袜，闻出我们衣上和发鬓间的香味。还有，你什么戏不好选，偏偏挑了个未出嫁的闺女不宜听的情戏！”

我娘是个很传统的女性，凡事都循规蹈矩。满清入关后，社会动荡，明朝流传下来的许多规矩都遭破坏，不少名门淑媛离开绣楼，搭乘画舫，快意游湖，写下见闻，还将文稿付梓。我娘不甚赞同她们的行为。她忠于已覆亡的明室，极为固执。当长江下游众妇女对“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工”四德作重新诠释时，娘亲对我耳提面命，要我牢记四德原旨本意。“永远缄默。”她总如是说，“如果非说不可，切记等到适当时机才启口，切勿冲撞任何人。”

我娘很注重这些，她是个受情支配的人，敏感、冲动、有爱心，

这一切合成充沛之力，完全由衷地发自内心；相对地，爹则是个被“理”支配的人，他能控制情绪，凡事以理性思考，因此他对娘如此忧虑陌生人的到来，有点嗤之以鼻。

“我诗社的那些朋友来访，也没见你这么啰嗦。”

“他们来时，我女儿、侄女又不在后花园里！根本不会有何违礼之事。还有，你干吗邀请另外那几家人？”
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邀请他们。”爹失去了耐性，扯高嗓音吼了起来。“谈大人现在对我很重要。够了，这件事不要再说了！”

我看不见他们的脸，但我可以想象，因爹那声厉斥，娘一定脸色发白，她立即沉默了。

我娘掌理府内大大小小的事务。在她的裙褶里挂了好几把鱼形锁钥。举凡小妾犯了家规须关禁闭，或是染坊送来府上用的丝绸，需要另辟储藏室，又或是临时需要一房暂存食品，娘就会找间空房，将门关锁起来。另外，要是有人缺钱用，拿他们的东西质押贷款，娘也会另辟专房置放。娘的戒律严明，被罚的人都心悦诚服。可是娘有个毛病，只要心里一不痛快，她的指头就会习惯性地抚摸那几个锁头，就像刚才那会儿。

“他们看不到我们的女儿，也看不到我们那几个侄女。”父亲消了消怒气，转为一贯的安抚语气，“一切都会按照礼数来。再说，这件事很重要，我会着意处置。我们这次大开欢迎之门，说不定别人的门也会跟着打开。”

“你一定得为我们这个家打算。”娘默许道。

听到这里，我便匆匆走向亭台。他们这段谈话，我不甚理解，不过也无所谓。我只想确定今晚的戏会照演，而我跟几个堂妹会是杭城首次看到这出戏的姑娘家。当然，我们不会跟那些男人坐在一起。就跟爹说的一样，我们会坐在外人看不见的屏风后。

等娘进到怡春轩跟大家一起用早膳时，她已恢复了平日的镇定。

“有教养的女孩子，吃饭绝不会狼吞虎咽。”经过我跟堂姊妹们的饭桌时，娘向我们训示道，“要知道将来你们嫁入夫家，你们的婆婆绝不喜欢你们吃起饭来像池中的饿鱼，嘴张得老大。好了，客人快来了，我们得准备一下，好去迎接他们。”

我们大伙儿匆匆进餐，同时得保持大家闺秀的端庄。

待仆人收拾杯盘时，我走近娘的身边：“我能到前门去吗？”我想去迎接客人。

“行，待你出嫁的日子。”娘笑着应道，一如我平日里发出傻问题时，笑里满含怜爱。

我耐心地等，心想这会儿客人的轿子该已进了陈府大门，被迎至偏厅奉茶。稍坐片刻，仆人会带他们到渊雅厅，父亲将在那里接待来宾；而女眷们，会被直接引进后厅，以免被男人瞅见。

终于听到了莺莺燕燕的声响，是我娘的两个姊妹与她们的女儿，我提醒自己迎客时举止言谈得恭谨。接着抵达的，是我几位婶婶的姊妹，以及她们的女儿，然后是我爹的几个朋友及家眷。这些女客中以谈夫人最尊贵：就是先前我爹娘争执中提及的谈大人的夫人。这位谈大人最近才升了官，担任清廷内务府掌仪司的主事。谈夫人高高瘦瘦的，她的小女儿谈则却满脸好奇，一直在左顾右盼。一丝妒意向我袭来——长这么大，我从未越出陈府大院一步，而她小小年纪却能跑出来，谈大人是不是经常让他的女儿随意出门？

相互寒暄致礼，其中有新鲜的无花果、几瓶绍兴米酒以及茉莉花茶。奉茶后，我们将客人带到她们的房间，她们卸下行李，脱下行装，一番梳洗后换上洁净的衣服。欢腾喧闹间，大伙儿来到了盛莲阁，这是我们家女眷聚会、活动的厅堂。盛莲阁有着高高的天花板，其形如鱼尾，由几根黑漆圆柱支撑着。棂格镂花门窗一边可以看到内花园，

另一边望出去则是满池的莲花。室内居中有张供桌，上面放了一个小屏风和一只花瓶。“屏”跟“瓶”皆取“平安”之意。坐在屋内，我们这些女人都心神宁帖，由衷地觉着平安。

大家落座后，我那三寸金莲矜谨地轻轻悬点在冰凉的石地上，我打量四周，很高兴自己先前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因为在座的女子个个都身着上好的丝绸衣裳，上面都绣着雅致的花卉图案。细细端详，我觉着最美的还数我的堂妹莲儿。其实，她一向都很美。事实上，每个女孩都因期待家里接下来的这场盛会而显得光彩照人，即便是我那肥嘟嘟的堂妹彗儿，瞧去也比平时亮丽。

仆人端上甜点，我娘宣布开始刺绣比赛：这是她为三天演出安排的首项活动。我们将自己的女红放在一张条案上，由我母亲一一检视，评鉴谁的花样最精致，谁的手艺最工巧。走到我的女红前，她给了我中肯的评语。

“我女儿的刺绣进步了。看看她是怎么绣菊花的，”娘顿了顿，“这绣的是菊花吧？”我点点头。“绣得不赖。”她在我的额头点下一记轻吻。只是，谁都可以看出我赢不了这场刺绣比赛。此次赢不了，日后也依然赢不了。

薄暮时分，大家品茗、赛诗，消消停停，期盼着夜的降临，全有点心神不宁。娘的眼睛扫视屋内，掠过那些不安分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：四婶跺着脚，彗儿不时扯着她紧扣的衣领。娘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尽力端坐如仪，两手叠放在腿上——但我的心在飞扬，真想跳起来，挥舞双臂，喊出我的喜乐。

娘清了清喉咙，有几个女人回头瞧她，但那股昂扬的骚动依然回荡在室内。她再次咳了一声，手指甲在桌上扣了数下，便启唇吐出她清亮的嗓音：

“从前某日，灶神的七个女儿在一个池子里沐浴，有个牛郎牵着他

的牛来到了水边。”

一听到这个耳熟能详的开场白，室内顿时安静了下来。我向母亲颌首示意，钦佩她的机智，用故事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。我们听着她叙述那个无赖的牛郎，如何偷走最可爱的天女——织女的衣裳，害她困在池子里。

“夜晚的林子寒气逼人，织女没有办法，只好强忍着羞窘去牛郎家，要回衣裳。织女私忖只有一个办法能挽救自己的名誉，她决定嫁给牛郎。你们猜此后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他们相爱了。”谈夫人的小女儿谈则兴声抢答。

这个故事出人意表之处即在于：没人想到天女竟会爱上一个凡夫俗子。在人间，父母即使费尽心机安排子女的姻缘，儿女们也未见得能成为爱侣。

“他们子孙满堂，阖家欢乐。”谈则又说。

“然后？”我娘提示，她希望别的女孩回应。

“然后天上的神愈来愈厌腻，”仍是谈则接话，有点拂我娘的意，“想念织女巧手织成的云锦和五彩的霓裳，他们盼她回去。”

我娘皱了皱眉。这孩子实在太失礼了，简直有点狂妄。我猜她至多不过九岁，我瞥了一眼她的脚，记得方才进门时，她无需人搀扶——两年后她将裹成小脚——她的盛气也许因她尚能独自行走，不过她那样子实在太欠淑女风范了！

“快说呀，快说下去嘛。”谈则催促。

娘略顿了顿，继续说下去，仿佛此间未曾发生过有违四德的事儿。“王母娘娘降下懿旨，将织女与牛郎召至天界，然后她取下发钗，划下一道银河将他俩隔开，这样织女又重上织机勤勉编织，王母娘娘又有锦衣华服穿戴了。每逢七月七日，王母允许人间的喜鹊用翅膀在银河上搭出鹊桥，让牛郎跟织女得以会面。三日后，要是你们到了深夜仍

未入眠，在葡萄棚下遥望碧海青天和月牙儿，你们会听到这对夫妻互诉别离哀怨的哭声。”

这是个挺浪漫的遐想，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暖意，只是为安全起见，那夜我们不会有人单独去葡萄棚下，至少，我便不会去。我一颗心只为《牡丹亭》在颤动，到底还要我等多久呀？

捱到晚餐时间，大家回到怡春轩用膳。分桌时，自家姐妹一桌，表姐妹一桌，可是谈夫人与她女儿和在座众人无亲缘关系，谈则却大刺刺在我身旁坐下。我这一桌是闺女桌，她这一坐，仿佛自己已不是小孩，而是个年已及笄、待字闺中的少女。我知道如果我多招呼这位小娇客，娘会很高兴，可是当我表现出我的好意后，我又立即后悔了。

“我要什么我爹都会买给我。”谈则骄傲地向我和同席者炫耀，她们家比我们陈家富有。

我们刚吃完饭，就听见外面鼓声喧天，示意大家该到花园去了。我想显得仪态从容，慢慢地走出去，可事实上我却是第一个跨出门的人。自怡春轩至长乐亭，有临池游廊相衔，一路灯光波影闪烁摇曳。信步穿过月洞门，月洞门掩映在挺立的丛竹间，修剪得姿态优雅的盆兰摆在另一边。丝竹声渐起，我迫使自己放缓脚步，我得小心，绝不能让男客看到我。一旦被陌生男人瞧见，我非但要被责骂，随之品行也被视作染了污点。只是小心缓行实非易事——那戏就要开演了，而我不想错失哪怕一秒钟。

到了女眷隔离区，我走向其中一个屏风，并在近处，挑了其中一个坐垫坐下，在那儿可以从屏风的缝隙望出去。虽所见有限，但我已心满意足。在我身后进来的妇人小孩也纷纷落座，我如此兴奋，以至于未发现谈则就坐在我身边。

为了筹演这出戏，父亲花了很多时间。他与戏子们混在一起，先

是找了一个跑码头的八人戏班，班中全是男角，他们全都落拓不羁，娘心中快快，因戏子是沉沦底层的贱民。除了在外筹措戏班，他还找家丁、家奴、家婢担任戏里的不同角色，柳儿即是其中之一。

“你的这出戏有五十五场，四百零三个唱段！”柳儿一脸敬畏道，仿佛我不知道似的。上演全本的《牡丹亭》起码得花十个时辰。可是无论我如何软磨硬缠，柳儿就是不肯告诉我我爹究竟删了哪几场戏。

“老爷交待不能说。”柳儿拿着鸡毛当令箭。

彩排进入紧锣密鼓之时，府内麻烦事接踵而来，时而叔父寻不到仆人装填烟丝，时而姨母沐浴无仆人置备热水。我也时感不便，因柳儿这当儿正忙，她在戏中饰演一个相当吃重的角色——丫环春香。

音乐奏起，末角登场略述戏文梗概，强调杜丽娘跟柳梦梅是历经三生情缘，方始修成美满眷属。接着主角小生上场，自报家门，某柳氏，一介书生，出生清寒，进京赶考，因某日梦中，睹一丽人，立于梅下，私心悦之，醒后遂改名“梦梅”。梅树枝繁叶茂，硕果累累，充满生机，正契合于某对梅下丽人的一往深情。我专注地听戏，可我的心已飞向丽娘，热切地盼着她亮相。

丽娘在第三折《训女》中方始登场。她穿了一件绣着红花的金丝长袍，梳着高高的发髻，头上簪着蔷薇花球与蝶形头饰，每行一步，那些头饰便轻轻颤摇。

“娇养她掌上明珠，”杜夫人对她的丈夫唱道，继而转向她女儿。“你休要恃宠瞎胡闹。”丽娘的父亲杜太守回应道，“古今贤淑，无不通礼，倘刺绣余闲，有架上图书，可以寓目。”

但单单训诫未必能改变丽娘的举止行态，不久，杜太守为女儿延请了一位私塾老先生。这一折戏演的是《春香闹学》。这位教书先生十分严厉，授课冗长而令人烦腻，课堂上总是要学生背诵教条。而那些教条我也耳熟能详。